

水倾城
江霞

动情以后，懂事之前。
不过是，一瞬之间。
最忆当年杨柳月，奈何
山河早换，情深空往昔。

十年 情 上 懂 百年 心

李李翔◎著
SHINIANYONGDONG
BAINIANXIN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金城

十年 懂 百年心

李翔

李翔 著

SHIANNMENG DONG
BAINIANXIN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年懵懂百年心/李李翔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399 - 3719 - 9

I. ①十…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3549 号

书 名 十年懵懂百年心 (上、下)

作 者 李李翔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戚兆磊 李 星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李 星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506 千字

印 张 36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719 - 9

定 价 45.00 元 (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上册

目录

第一章	不打不相识	1	第十一章	太多头上动土	72
第二章	青楼与赌馆	8	第十二章	怀璧其罪	79
第三章	冤家宜解不宜结	16	第十三章	完璧归赵	85
第四章	最难消受美人恩	23	第十四章	请君入瓮	92
第五章	皮开肉绽	30	第十五章	屋漏偏逢连夜雨	99
第六章	来而不往「非礼」也	37	第十六章	怎舍她叠被铺床	106
第七章	精神虐待	44	第十七章	看似风平浪静	113
第八章	面壁思过	51	第十八章	实则血雨惊风	120
第九章	不是冤家不聚头	58	第十九章	救人如救火	127
第十章	阴晴不定	65	第二十章	欲留难走	134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蝴蝶恋花恨	141	第三十一章	昏迷不醒	211
第二十二章	胡搅蛮缠	148	第三十二章	烟花三月(番外)	218
第二十三章	药粥和烤鱼	155	第三十三章	软玉温香抱满怀	226
第二十四章	杀人不留行	162	第三十四章	又起风波	233
第二十五章	千里楚惜风	169	第三十五章	似是故人来	240
第二十六章	别有天地非人间	176	第三十六章	一走了之	247
第二十七章	人生自是有情痴	183	第三十七章	上得山多终遇虎	253
第二十八章	殊死搏斗	190	第三十八章	爱极必伤	260
第二十九章	死里逃生	197	第三十九章	唯别而已矣	267
第三十章	患难见真情	204	第四十章	臣强主弱	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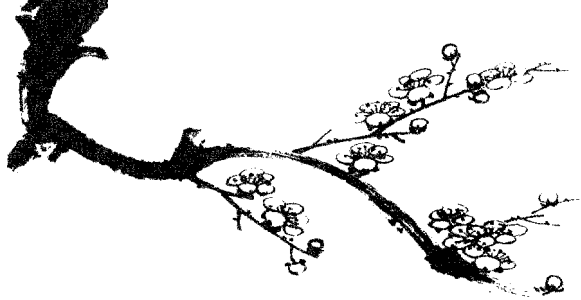
下册

目录

第四十一章	夜阑人未寝	283	第五十一章	一片伤心画不成	356
第四十二章	午夜更惊魂	290	第五十二章	惹是生非	363
第四十三章	变生不测	297	第五十三章	相请不如偶遇	370
第四十四章	内忧外患	304	第五十四章	相见不如不见	377
第四十五章	有惊无险	311	第五十五章	潮音坞碧玉湖	384
第四十六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318	第五十六章	威逼利诱	391
第四十七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	325	第五十七章	多情总被无情恼	398
第四十八章	旧事凄凉不可听	332	第五十八章	强扭的瓜不甜	405
第四十九章	家破人亡	340	第五十九章	从此萧郎是路人	412
第五十章	晴天霹雳	348	第六十章	处心积虑	419

目 录

第六十一章	异变突起	426
第六十二章	截贼嫁祸	433
第六十三章	冷月葬花魂	440
第六十四章	真相大白	448
第六十五章	瘦尽灯花又一宵	455
第六十六章	翻脸不认人	462
第六十七章	恶人自有恶人磨	469
第六十八章	为他人作嫁衣裳	476
第六十九章	情深不寿	483
第七十章	他乡遇故知	491
.....		
第七十一章	犹恐相逢是梦中	498
第七十二章	情在不能醒	505
第七十三章	恩爱难白头	512
第七十四章	意外之喜	519
第七十五章	擒贼先擒王	526
第七十六章	平地一声惊雷	533
第七十七章	惊天秘闻	540
第七十八章	无力回天	547
第七十九章	同来何事不同归	554
第八十章	十年懵懂百年心	561



第一章 不打不相识

周明帝贞和八年，临安，乱世之交。

东方弃和云儿满身风尘地站在临安最负盛名的酒楼鸿雁来宾的门前，东方弃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看着门口出入的人非富即贵，不确定地问：“云儿，你一定要在这儿吃饭？”

“那还用说？人都来了。”回话的这个声音干脆利落，显然是主意已定。叫云儿的人看起来十四五岁年纪，声音听来就像大珠小珠落玉盘，十分清脆动听。这时正值三伏天气，烈日当头，热浪逼人，过往的人皆汗如雨下，唯有她一身清爽，虽站在太阳底下，也丝毫不为暑气所侵。她一身男装打扮，虽是一身普通的青色布衣，却丝毫不减她俊秀的姿容，唇红齿白，眉目如画，言笑晏晏，任谁见了，都要叹一声：好一个陌上谁家少年，足风流。

东方弃见她决心已定，做了个无奈的表情，耸耸肩也不再多说，抬脚便往里走，云儿紧随其后，也并不多言。

鸿雁来宾不愧为临安最大的酒楼，座无虚席，到处都是喝酒的、说话的、唱歌的、吆喝的……东方弃转来看去，最后好不容易在酒楼最北边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一桌空位，两个人赶紧坐下来先倒了杯凉茶解渴。

缓了一缓后，云儿扯了扯他的袖子，压低声音问：“咱们……咱们不是没钱吗？”她心里想，他不会是想吃霸王餐吧？东方弃瞟了她一眼，“不是你非要在这儿吃的吗？”云儿干笑一声说：“嗨，我这不是嘴里都快淡出鸟来，想打打牙祭啊。吃霸王餐倒没什么，问题是咱们好歹得合计合计，你是艺高人胆大，我这不是人穷志短吗，万一要是……”她双手在空中比画了一下打斗的动作，“到时候你可别扔下我不管啊。”

东方弃挑眉一笑，戏谑地说：“放心，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要死也得死在一块儿。”

店小二见他们二人一脸穷酸相，身上穿的也是最普通不过的粗布衣衫，看模样也不像是能来鸿雁来宾这样地方吃饭的人。别是来吃霸王餐的吧？他心里这么一想，脸上神气就不自觉地表现出来，招待便开始有些怠慢。但最近世道不好，各地都是盗贼四起，面前这二人一看就是江湖人士，携刀带剑的，店小二也不敢出声赶人。

东方弃仿佛知道他的心思，对他微微一笑后，将手中的长剑往桌上一放，温和地说：“小兄弟，你怕我们吃饭不给钱是不是？这个总够了吧……”店小二被他一声客气的“小兄弟”喊得有些讪讪的，继而又被他手中的剑震慑到，连忙摇头说：“这哪的话，上门就是客，客官您说笑了，瞧您这样儿，路上辛苦了。想来点什么？山珍海味，飞鸟鱼禽，冷荤热炒，鲜果蜜饯，我们鸿雁来宾，那是应有尽有……”

东方弃只问：“有酒吗？”伙计忙答：“有有有，您上这儿来喝酒，那可是找对地方了。我们这儿的酒啊，远近驰名，自认第二没有人敢称第一的……”

鸿雁来宾脍炙人口的佳酿名叫“胭脂冷”，其色鲜红如胭脂，曾有文人墨客用“艳若桃李，冷若冰霜”这八个字来形容它。此酒长年累月用冰雪封存，寒气逼人，因而酒香醇厚，凝而不散，不愧“胭脂冷”这个称号。盛夏饮之，祛暑散热，令人通体舒畅，但因为只有在鸿雁来宾才能喝得到，而东方弃别的事都无所谓，只甚好杯中物，因此云儿硬要来鸿雁来宾打牙祭，他也没有阻拦。

吃完饭后结账，一共是四两九钱银子，也就是普通三口之家三个月的用途。云儿叫起来，“你们抢劫吗？不过是一盘酱牛肉、一盘宫保鸡丁、几个时鲜蔬菜、一壶酒罢了，这些就要五两银子？”店小二苦着脸解释说：“客官，我们鸿雁来宾是临安城最好的酒楼，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们也不是一般的酒肆。您就说光是这宫保鸡丁吧，就和别人家的做法大不一样，花生的剥壳、去皮、油炸、翻炒必须在一个时辰内完成，以保证它的口感和质感……”

云儿和东方弃两人身上加起来也只要一两一钱银子，两人面面相觑，东方弃拿起了放在一旁的剑。

云儿眼见东方弃要用剑抵饭钱，忙抢在手里，瞪了他一眼后说：“你傻啊，虽说这剑铁匠铺里到处都有，不值几个钱，也没必要这么糟蹋。咱们就吃饭不给钱，怎么了？如今这世道，多的是杀人不偿命的。”

东方弃说：“不要紧，先押在这里，回头再赎回来。”云儿眉毛一抬，掏出身上仅剩的一两一钱银子，“我偏不！就这么多，爱要不要，你们鸿雁来宾是开黑店

的啊，这么狮子大开口！今儿我走定了，谁敢拦我？”说着她一下抽出长剑，对着半空利落地挽了个剑花，长剑隔空射去，在空中划出一道青色的弧线，剑气凛冽，一边站着的店小二顿时吓得说不出话来。

哪知此时恰好有人提衣上楼，没料到一下听得耳旁风声呼啸，剑气直逼人而来，还以为是暗器。他下意识作出反应，气运丹田，叮的一声拔出腰间的长剑，只见空中一道白色的光影一闪而过，一旁的人尚看不真切，那人已噤的一声提剑回鞘。他面带怒容，往云儿所在的方向看过来，目光阴森森的，寒似冰雪。

只听叮一声，东方弃的青剑不堪一击，一下连鞘带剑断成两截掉落在地，一直滚到窗口才停下来，发出清脆的撞击声。楼上吃饭的众人顿时目瞪口呆，张大嘴巴看着来人半天没有反应，反应快的人此时心中均想：好快的剑，斩金切玉，削铁如泥。

云儿吓了一大跳，抬头看的瞬间仿佛如遭雷击，用“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这十六个字形容眼前此人丝毫不觉过分，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他看起来神情冷漠，完全就是一脸凶神恶煞的样子。这人约莫二十来岁，一双丹凤眼，眉飞入鬓，唇薄含朱，头戴紫金冠，身穿绛红色锦缎长袍，腰系白色双扣式玉带，足蹬绫罗鞋，乍眼望去，犹如天人，却眸光阴鸷，让人不寒而栗。此时他手提长剑一步一步走了过来，一身威势含而不露，眉目间煞气甚重，所见之人无不心生畏惧。

东方弃暗想：想不到此地还有如此人物，只怕眼下有些麻烦。

这段时间以来，云儿为了赶路方便，一直以男装示人，没想到反而比女装打扮显得更为潇洒俊俏，一路行来赢得不少女子的芳心，她面上虽怕招惹麻烦唯恐避之不及，心里却着实为此得意，哪知道今天见到此人，才知道当真有比女人长得还好看的男人。想到自己女扮男装还被比了下去，她心里难免有几分不舒服，不屑地想：什么人嘛，不男不女，阴阳怪气，说不定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绣花枕头呢。当下懒洋洋地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说：“喂，你怎么把我的剑弄断了？要赔钱的。”她想，正好讹他一笔银子用来付饭钱。

正说话间，一个身穿白色绸衣，腰配长剑的年轻人随后走了上来，身段颀长，剑眉英目，鼻梁直挺，整个人神气内敛。他看了眼地上的断剑，顿时有些明白了，即刻转头问那美貌公子：“公子，出什么事了？”是一脸错愕过后露出防备的神情。

一旁一直没有做声的东方弃盯着那美貌公子腰间的佩剑，微微蹙了蹙眉。

那美貌公子面无表情地问：“司空，你认识这把剑？”说话声音冷冰冰的，眼

睛看着地上，神情阴冷，并不看眼前的人。魏司空仔细看了一眼，肯定地说：“不认识，并无任何特别之处。”意思是说查不出来历。

那美貌公子随即转头看向云儿，瞳孔一缩，心生杀机，心想：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不由分说，蓄满真气的一脚闪电般踢了过去，直逼向云儿心口命脉，要不是云儿反应快，一见势头不对立刻飞身退开，只怕此刻早已一命呜呼了。

见到这般情景，那美貌公子脸上露出诧异的神色，大概是想不到云儿竟能躲过这非同寻常的一踢，随即哼道：“不错……”语音未落，瞬间搓指成刀，一掌迎头照脸直奔云儿脑袋上劈下来。刚才一踢不中，他已很不耐烦，因此想速战速决。云儿这会儿吓得脸都白了，心想此人心狠手辣至此，她只不过说了几句玩笑话，他便立意要取她的性命，下手这般狠辣无情，不留余地，还真是少见。

云儿眼见不妙，虽慌却不乱，一个侧身，就往窗口方向避去，她一头钻到桌子底下，大庭广众之下滴溜溜打了个滚，弄得灰头土脸，甚是狼狈。紧随其后又听得耳后掌声即至，如影随形似附骨之疽，一时间吓得她魂飞魄散，连滚带爬，连忙拔高嗓门尖叫：“救命啊，救命啊，杀人了，杀人了，图财害命啦……”

那美貌公子见她做贼的喊捉贼，面色一沉，眼露凶光，五指成爪，一招“黑虎掏心”快速向她胸口抓来，口里哼道：“我看你能逃到哪里去！”云儿见他一双鹰爪在眼前不断变大，终究是女孩家，一时间吓得花容失色，又惊又怒，连连后退，“啊啊啊啊……”早已吓得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就在那美貌公子的手刚刚碰到云儿的衣衫时，猛听到耳旁风声突起，顿感身后有暗器挟着浑厚的内劲直朝他侧脸射来。他当机立断收回手，头往后一偏，被对方强大的劲气带得身形微微晃了晃，心下立马一紧，不敢小觑，手上暗运真气，往前一抓——右手稳稳地捏住偷袭他的暗器——原来不过是一支筷子。

他觉得手心黏腻腻的，低头一看，原来是沾上了筷子上的油渍。他眉目间露出嫌恶的神色，啪的一声将筷子折断，愤然掷于地上，同时眼睛四处搜寻，阴沉沉地问：“谁？”声音冰冷，犹如从地底钻出来，不带一丝温度，令人心口一颤。那美貌公子眸光穿过惊慌的人群，冷森森地直接看向右手边的角落，脸色瞬间变了几变。

此时此刻，东方弃不得不站起来，将云儿护在自己身后，抱拳说：“这位公子，云儿一时莽撞，不小心冲撞了你，还望你大人有大量，行个方便，不予计较。”那美貌公子瞳孔缩了缩，紧紧盯着他，脸上异样的神色一闪而过，身体重心微微向前倾斜，像一头蓄势待发的猎豹。他的嘴角微微往上一挑，冷笑着说：“很

好，很好。”说这话时他慢慢拔出腰间的佩剑。

东方弃见他似乎想与自己动手，皱了皱眉。从没见过这般嚣张霸道不讲理的人，不过是一场误会罢了，下手却如此狠辣，一言不和就要取人性命，实非正人君子所为。但他不想与人结怨，只能连退三步，抱拳说：“公子剑法高明，在下佩服得很。刚才纯属一场误会，公子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们在这里给您赔不是了。”

那美貌公子听了却勃然大怒，对东方弃赔罪道歉的话恍若未闻，眼睛眨也不眨就锁住他全身要害，若无其事地说：“你们以为我是什么人？由得你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既然敢不知死活出手救他，哼，情深意重如此，何不陪他一块死？本公子还可以考虑给你们留个全尸。”

云儿缓过一口气，好不容易踉踉跄跄站稳了，喘着粗气、缩头缩脑躲在一边，听了他的话后，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没想到此人貌似天人，却心如蛇蝎，如此蛮不讲理，骄横自大，手段之残暴，口气之狂妄，神情之可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她想到刚才死里逃生，差点葬身此人之手，顿时咬牙切齿恨恨地说：“东方，好好教训他！”她心里恨不得打得那人屁滚尿流，跪地求饶。

那公子侧头眯着眼睛看云儿，额上青筋暴跳，神情立时又凶又狠，显然是被云儿挑衅的言语激怒了。他见对面的东方弃面对自己强大内劲的压迫犹站得沉稳自如，流露出一派高手风范，倒也不敢轻敌，眼睛盯着东方弃的一举一动，头也不抬地说：“司空，杀了他！”口中的“他”指的是云儿。

魏司空原本站在一边看热闹，听到他命令式的语气，几不可闻地叹了口气，收起手中的扇子，一步一步朝云儿走过来，周身强大的气场随之逼近，杀气一点一点在四周散发开来。云儿见状，眉头一皱，自知不是对手。她环顾四周，那美貌公子拦在窗边，魏司空挡在楼梯口，酒楼就这么丁点大的地方，当真是逃无可逃，躲无可躲。暗暗叹了一口气，双手交叉护在胸前，唯有硬着头皮迎战劲敌。

云儿有几斤几两东方弃再清楚不过，见她处在不利的位置，自己又被那美貌公子拖着，分身不暇，他心中着急，一个突兀转身，撤下那美貌公子，面对魏司空双手抱拳大声说：“魏少侠，你身为江湖名门正派的世家子弟，想当年曾单枪匹马，深入敌境，剑挑‘燕山十霸’，一战成名于江湖，手中的青锋剑，从来都是锄强扶弱，打抱不平，何等英雄豪迈！今日为何反其道而行，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

魏司空略显吃惊地看着他，想不到他不但认得自己，还对自己的生平事迹了

如指掌，又看了看一旁脸色明显不悦的那美貌公子，兀自沉吟不语，半晌，挑了挑眉说：“言重了言重了，不过是江湖上的朋友给的一些虚名浮利罢了，赞誉不敢当，责难亦不敢当，你的话我听明白了，怪我恃强凌弱，是不是？反倒是这位少侠……眼生得很，对在下的事却知道得很清楚啊，敢问尊姓大名？”

东方弃一语带过，“在下不过是一介无名小辈，魏少侠不认识亦不足为奇。魏少侠，你来评评理，云儿并没有与这位公子结下什么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刚才我们也赔过不是了，这位公子何必苦苦相逼，一定要置人于死地呢？”

魏司空露出一丝苦笑，“哎……你说是一场误会，可是我家公子却不这样想，这话可就难说了。我倒想放你们走，却做不了这个主。”说着耸了耸肩，意思是云儿是生是死完全取决于那美貌公子，与他无关，他也是逼不得已。

东方弃不由得想，不知这美貌公子是谁，竟能令武林四大家族之一的魏家的世子听令于他，恭敬如斯，来头恐怕不小。他见对方认定云儿和他另有图谋，不相信自己的话，只得无奈道：“那好吧，既然人在江湖，那我们就照江湖规矩来办。”说着走到桌边倒了杯“胭脂冷”，一边慢饮，一边暗自思量接下来该怎么办。

楼上的客人早被他们这番动静吓跑了，有几个胆大的站在楼梯上探头探脑往上看，掌柜的早遣人报官去了，偌大的酒楼，一时间静悄悄的。

那美貌公子被东方弃不寻常的举动弄得有些莫名其妙，照江湖规矩来的话，不是应该结结实实打上一架吗？怎么他不但不动手，反倒喝起酒来了？他一时间不知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谨慎地没有先出手，决定静观其变。他挑了挑眉，眼睛先盯着东方弃，又看了眼站在一边恶狠狠地看着他的云儿，戒备更深了。

魏司空这会儿倒有点欣赏东方弃了，明知腹背受敌，还能从容不迫地喝酒，这份镇定自若着实叫人佩服。

云儿一脸焦急地看着东方弃，频频对他使眼色，叫他快点想办法逃走。这两人，看着就不是什么善男信女，既然惹不起，他们躲还不行嘛，就当是出门踩狗屎，自认倒霉了。东方弃明白她的意思，向她眨了眨眼，示意她少安毋躁。

东方弃沿着桌子不紧不慢地走了一圈，背靠着临街的窗口，面对那美貌公子又倒了一杯酒，口里大喝一声，“请！”趁对方不备将手里的杯子甩了过去，同时对云儿使了个眼色。酒杯随着浑厚的劲气呈螺旋状飞过来，速度越来越快，带起一阵凛冽的风。那公子全副精神全在那杯酒上，眼睛一动不动，手腕一转，使了个巧劲，反手接住，酒杯稳稳当当地落在手心，杯中淡红色的液体没有半点溅出，

手法可谓漂亮之极。

云儿见他不动声色往窗口移动，心中会意，右手一扬，对着魏司空的方向大喊：“暗器！”趁魏司空躲避的空当，朝窗口跑去。

东方弃趁那公子全神贯注对付酒杯的同时，一把抓起云儿，低声说：“官兵来了，往这边走！”两人配合默契，一纵一跳，穿窗而去，兔起鹘落，动作干净利落。等那公子发觉上当，飞身追到窗口时，两人早已逃之夭夭，瞬间消失在来来往往的人群里。

就这片刻，临安府的官兵已经将整座鸿雁来宾酒楼团团围住了。

那公子眸光阴沉地望着窗外，强自压下心中的怒气，好半天才说：“司空，你让临安知府周云龙来见我，让他派人去追，格杀勿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绝不可放过。”语气很淡，却让人周身发冷，仿若兜头兜脑浇人一桶雪水。

魏司空答应了一声，自去办理。



第二章 青楼与赌馆

好不容易逃出生天的云儿和东方弃在拥挤的人群中慢慢溜达，云儿双手握拳，恨恨地说：“不雪今日之耻，我，我……我就不叫云儿，哼！”一想到那美貌公子将手伸到她胸前的情景，她就忍不住生气。

东方弃却跟没事人似的，安慰了她两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便这里看看，那里瞅瞅，感叹道：“临安还是老样子啊！”云儿这才注意到街道两旁店铺林立，无论绫罗绸缎、胭脂水粉、吃食玩物……都是应有尽有，路边上还有一些人在杂耍卖艺、舞刀弄剑的，一大群人都围着看热闹。

她钻进人群，看一个宽肩厚背、满脸胡须的中年汉子正在表演“掌劈大石”的传家绝技，只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躺在一块满是尖刀的木板上，身上放了一块巨石，那人运气丹田，大喝一声，往下一劈，大石应声而断，而那孩子什么事都没有，活蹦乱跳爬起来，引得围观的人一阵喝彩声。云儿也跟着用力拍掌，大声叫好。那中年汉子端了个铜盘出来讨赏钱，“各位大爷大娘大哥大嫂兄弟姐妹们，您要是觉得小的这一手还过得去，就请赏口饭吃。”

有人慷慨解囊，也有人掉头离去，只有云儿还一个劲儿拍手站在那儿等着看下一段，那人走到她面前，说：“这位小兄弟，刚才的表演您还喜欢吧？”云儿点头，“很好。”那人将铜盘伸到她跟前，她不解道：“很好啊，怎么了？”那人以为碰到一个年轻不晓事的，不得不说：“那就请您给几个赏钱，小的也好有口饭吃。”

云儿看着他，眨着眼睛无辜地说：“我没有钱。”那人吹胡子瞪眼睛，看着她气冲冲地说：“小兄弟，小小年纪何必如此吝啬，区区几文钱也舍不得。”云儿掏出腰间的钱袋倒了个底朝天，“你看你看，我确实没有钱。”身上剩的银子刚才全付了饭钱，她哭丧着脸说：“我从家里偷跑出来，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说着摸了摸肚子，鸿雁来宾的美味佳肴本来就没吃饱，这会儿确实有些饿了。

那中年汉子听她这么说，愣了愣，伸出去的铜盘便缩了回来。又见她细胳膊

细腿的，身子单薄，风一吹就倒，大热天唇色苍白，脸色发青，眉清目秀的一孩子，饿成这样，怪可怜的，哪里知道她是被吓的。他虽是江湖卖艺之辈，却是个性情豪爽之人，顿起同情心，从铜盘里随意抓了一把铜板给她，说：“唉，可怜哪，拿去买个馒头吃。小兄弟，如今世道乱得很，赶紧回家吧，别在外头流浪了，省得父母担心。”

云儿呆了呆，没想到人家不但不不要她的钱，见她可怜反而给她钱吃饭。她愣愣地接在手里，呆了半晌，双手抱拳感激地说：“这位大哥，谢谢您了，您真是好人，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施了个礼便钻出了人群。

东方弃正探头探脑四处张望找她，见了她回来没好气地说：“怎么一眨眼的工夫就不见了，刚才你跑哪儿去了？”云儿不说话，笑嘻嘻摊开手掌。东方弃叫起来，“你哪来的钱？”云儿白了他一眼，说：“干什么大惊小怪的？放心，不偷不抢，光明正大得来的。”东方弃不依不饶地问：“那你说说怎么光明正大得来的啊？”

云儿“哼”了一声，辩解说：“我要是顺手牵羊，又或者劫富济贫，怎么会弄这么几文钱？我犯傻啊？喂，你不是一直想喝鸿雁来宾的‘胭脂冷’吗？像我们这样身无分文又怎么喝啊，总要想个法子弄钱才是。”

一提到酒，东方弃就来劲了，他嘿嘿干笑了两下，说：“昔日我跟鸿雁来宾的陈大掌柜有点交情，只怕赊一赊账还是可以的……”

云儿瞪了他一眼，“你总不能天天去赊，欠账不还吧。”她将兜里的钱倒出来数了数，抬起头说：“一共只有十八文，咱们要想落地发财，凭空变出银子来，也只有一个地方……”

天下间能一夜暴富的地方自然是赌馆。

在临安城有条仁昌街，外人不知道的听名字感觉它像是诗书礼仪兴盛之地，哪知道它却是一条赫赫有名的赌街，城中大大小小数十家赌馆全部聚集在此，鳞次栉比，门庭若市。来往于此的赌徒川流不息，一年四季通宵达旦狂赌不止。而仁昌街最大最豪华的赌馆便是天意赌馆，出则达官贵人，入则皇亲国戚，来往的都是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人。

东方弃和云儿刚到天意赌馆的门口便被人拦下了，原因是缴不起一两银子的进门费。云儿气得满脸通红，大声嚷嚷：“岂有此理！上门便是客人，你们怎能将客人拒之门外？”门口显然是打手的虬髯大汉微微瞟了她一眼，“这位公子，您这话可就说差了，凡是进天意赌馆的客人都得先缴一两银子抵押，这是规矩，您要是想进，那就先缴一两银子再说。”说完不再理她，转身走开了。

两人只有快快地往回走，云儿捋袖子破口大骂，“哼，狗眼看人低，气死我了！”东方弃宽慰道：“这有什么可气的，龙有龙的道，蛇有蛇的门，我们换个地方就是了。”

两人穿过一条暗巷，东方弃领着她来到天意赌馆的后门，这后门对面有一座废弃的破庙，门上贴着秦叔宝和尉迟恭的画像，颜色脱落大半，红色的纸张几乎褪成了灰白色。庙的正中放了一尊关公握刀的泥塑像，青龙偃月刀不知怎的只剩了一半，身上的盔甲也破了个洞，里面满是蜘蛛网、飞蛾和灰尘。光线黯淡，地上一群地痞无赖围着一张缺了角的八仙桌吆三喝五，赌得正起劲。

庄家摇着骰子使劲吆喝，“要下注的赶紧下注，后悔的可就来不及了！”云儿使出吃奶的力气挤了进去，有人推她，“小孩子来凑什么热闹，去去去！”她掏出袋里的钱往桌上一扔，不服气地说：“赌场无大小，认钱不认人。”庄家见她只是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不以为然，笑着说：“得得得，放下吧，输了可别哭鼻子啊，你是压大还是压小啊？”

云儿扭头看了眼旁边的东方弃，见他眨了一下眼，便拍胸脯说：“当然是压大！”之后将全副家当推了出去。庄家开了，是五五六，果然是大，她的本钱便翻了一番。若是压小呢，东方弃便连续眨两次眼。如此一来，不到一顿饭的工夫，两人便赚了快一两银子，利润惊人。有人见她每压必中，红了眼睛，羡慕地说：“小兄弟，你今天手气旺啊。”她笑嘻嘻地说：“财神爷到了。”说着双手作揖对着关公拜了几拜，心下却有了提防，故意输了一钱银子，免得别人怀疑她出老千。

直到散场，两人一共赚了四两八钱银子。走出来，天色已经黑了，月亮从东边升起来，像苍茫云海中的一轮玉盘。云儿一边拉着东方弃兴奋地说：“东方，东方，你看，我们有钱了！”一边捧着银子小心翼翼地装入口袋里，不放心又拍了拍，生怕它们不翼而飞。她仰起脸看着东方弃说：“东方，你既然能听得出骰子的点数，为什么还这么穷？”她想着要是自己有这手功夫，早就家财万贯，吃香的喝辣的去啦。

东方弃靠的是炉火纯青的内力听骰子落下时的点数，点数大，落在桌上摩擦就重，若是小，自然就轻，这等功夫，放眼整个江湖，只怕也找不出几个来。他笑着说：“十赌九骗，赌博总是不好的。”云儿“哼”了一声，说：“哼，那你刚才还帮着我赌，比自己赌更可恶，更罪不可赦。”说完撇了撇嘴，挑衅地看着他。

东方弃有点尴尬，耸肩说：“我们这不是没钱吗？偶尔为之，无伤大雅，就算老天爷看见了，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他行事向来不拘小节，为人随和，正